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波蘭國會大選及其政局動向

doi:10.30390/ISC.199312_32(12).0003

問題與研究, 32(12), 1993

Wenti Yu Yanjiu, 32(12), 1993

作者/Author：洪茂雄

頁數/Page：21-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波蘭國會大選及其政局動向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言

波蘭在近代史上予人印象深刻，曾四度（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和一九三九年）遭到列強瓜分，史家乃指「波蘭為悲劇的國家」。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波蘭不幸淪入鐵幕，建立共黨政權，成為蘇聯領導的「東方集團」之一員，聽從莫斯科發號施令。但波蘭人民抗拒共黨暴政，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奮鬥精神，如一九五六年的反共抗暴事件和一九八〇年舉世矚目的「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尤令人耳目一新，肅然起敬。於是，波蘭在當今世人的眼中，又有了帶動東歐民主化的「火車頭」之美譽。

波蘭就地理上而言，應屬中歐地區的國家，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之所以被納入東歐，當然是與政治有關。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其一，與蘇聯一樣，同屬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其二，是華沙公約組織這個軍事集團的成員；其三，是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壁壘分明的另一個經濟集團「經互會」之成員。正因為有這三層密切關係，把波蘭劃入東歐的一部分，乃理所當然。不過，物換星移，時代變了，蘇聯這個曾雄霸世界一方的超級大國，已在地球上消失，「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概念，不再是「人類的天堂」，也成為歷史名詞，「經互會」和華沙公約集團亦先後瓦解。如今波蘭不但加入屬西方民主架構的「歐洲理事會」(The Council of Europe-CE)，而且又與歐洲共同體簽訂了連繫條約，相當於歐體準會員國，目前又積極表態，希望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準此以觀，波蘭「非共化」的政局動向，以及如何對其重新定位，倒是頗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九日，波蘭舉行一九八九年政治體制大幅改革以來的第三次國會大選。無疑地，選舉非但反映民心動向，而且也可藉此觀察政府施政方針及其得失。基此，本屆波蘭大選基本上凸顯下列幾個問題：其一，何以一九八九

年政權和平轉移後，在短短四年工夫就舉行了三次大選；其二，到底波蘭在從計劃經濟轉換到市場經濟過程中，遭遇到那些困境？其三，共產黨改頭換面之後，何以能夠捲土重來，再度掌權，其顯示的意義為何？以及新政府又將何去何從，如何帶領波蘭擺脫危機？透過上述問題的探討，或許可以得到某些具體答案，更能認識波蘭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全貌。

二、提前舉行大選的背景

(一)「非共化」後的政經情勢

一九七八年十月，梵蒂岡天主教會打破四百五十多年來的慣例，意外地選出一位非義大利籍的樞機主教出任教宗，而這位世界八億天主教信徒的精神領袖竟然是來自揭發共產主義無神論的鐵幕國家——波蘭。一九七九年六月，這位取名若望保祿二世（Johannes Paul II）的宗教領袖榮歸他的祖國時，立即造成空前轟動，每場露天彌撒均萬人空巷，人山人海，就是共產黨搞政治運動，盡一切力量所能動員的群眾場面，也自嘆不如，令共黨政權為之喪膽。經過這位波蘭籍教宗祖國行的精神呼喚，隨即點燃波蘭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怒火，不到一年，「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揭竿而起，向共黨政權挑戰，嚴重地動搖了波共的統治地位，並為波蘭朝向民主化奠定根基。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團結工會」所掀起的民主浪潮，雖然遭波共政權頒佈「軍管法」予以封殺，但波蘭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決心未減，「團結工會」的活動轉入地下，猶如一顆威力驚人的定時炸彈，其潛在力量最終迫使波共政府走向談判桌上，於一九八九年二月舉行了為期八週的圓桌會議，而開啟了波蘭踏上民主化的第一步。波蘭走向「非共化」後，顯然地，其政經發展無論是結構性或功能性，都起了重大的變化。茲就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具體轉變，扼要略述如下：

首先，就政治方面的演變而言，其重要的發展如：

舉行戰後以來首次自由選舉：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和六月十八日依稍早圓桌會議的決議，舉行自一九四五年以來附帶先決條件的自由選舉。換言之，在國會二院中，眾議院四百六十席中，按比例分配，波共（統一工人黨）和其尾巴黨統一農民黨、民主黨，以及愛國教會等占百分之六十五，另外百分之三十五由「團結工會」選出，參議院一百個席位，則全部開放競選。在該次大選中，「團結工會」大獲全勝，於第一回合選舉中，即在參院囊括九十二席，眾院有九成以上當選。反觀波共在參院的候選人無一人當選，眾院僅五人達到當選標準，其餘必須在第二回合的選舉中始能過關。①此次選舉反映波蘭人民

註① 洪茂雄，「論波蘭民主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九卷，第三期，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第一—三頁。

唾棄共產黨及其追隨者，「團結工會」普獲民心，步上執政之路。

出現東歐第一個「非共」政府：波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大選中，不得民心，儘管可以在眾議院掌握多數，但其昔日聯盟黨不再唯唯諾諾，反而避之唯恐不及，因而波共組閣不成，喪失執政能力，改由「團結工會」籌組政府。是年八月，由「團結工會」推荐的馬佐維耶茨基（T. Mazowiecki）正式獲得總統雅魯澤爾斯基（W. Jarzelski）提名出任總理，組織聯合內閣。於是，戰後四十五年來東歐共黨集團第一個「非共」政府遂告誕生，為東歐邁向民主開創新紀元。^②

總統由國會間接推舉改為直接民選：為適應民主化局勢，一九九〇年九月國會修改憲法，縮短總統任期，將總統產生方式改由直接公民投票。原總統任期為六年，雅魯澤爾斯基在擔任一年又五個月的總統後，必須自動引退。新總統於該年十二月，經過二個回合的競爭，瓦文薩（Lech Waleasa）眾望所歸，當選波蘭戰後第一位民選的國家元首。

國會改選，政黨林立，改革政策推動不易：為時二年的民主化進程，「團結工會」嚐到權力滋味之後，內部各派勢力傾軋，呈現分裂，由波共改頭換面的社民黨和社會民主聯盟對現行激進的改革政策也表不滿。因此，國會決議，提前到一九九一年十月舉行大選。這次國會改選，造成政黨林立，共有二十九個政黨和獨立組織進入眾議院，獲得最多選票的是「民主聯盟」，僅僅得到百分之十二點三，其次是由波共原班人員成立的「民主左派聯盟」得百分之十一點九八，沒有一個強勢政黨足以獨當一面帶動改革，仍須靠聯合數個政黨始能組成新政府（參見附表二）。這麼多政黨出現在國會裡，自然對政策爭吵不休，立法效率不彰，導致改革措施窒礙難行，人民對民主化進程愈失信心。

其次，就經濟方面的演變而言，其重要的發展，最明顯者，由「團結工會」領導的政府採取「休克療法」的經濟綱領，試圖在私有化、穩定貨幣、控制通貨膨脹、緩和市場供需矛盾和擴大外貿等方面有所突破。但華沙當局在「非共化」後三年期間，數次更替政府領導階層，改革措施屢有爭議，使其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轉化進程，橫生枝節，推動績效大打折扣。無疑地，波蘭實行激進的「休克療法」，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了結構性和功能性的變遷，使波蘭瀕臨破產的經濟展現生機。惟政府同時也得承擔風險，付出相當代價，如通貨膨脹偏高，一九九二年達百分之四十五，失業人口直線上升，外債高居不下（參見表一）。

表一 波蘭重要經濟指標一覽表

| 年份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
| 分項 | | | | | |
| GOP % | 4.0 | 0.3 | -12.0 | -8.6 | 1.0 |
| 通貨膨脹 % | 60.0 | 251.0 | 585.8 | 70.3 | 45.0 |
| 外匯存底 (十億美元) (不包括黃金) | 2.1 | 2.3 | 4.5 | 3.6 | 4.3 |
| 外債 (十億美元) | 42.1 | 43.1 | 49.4 | 52.5 | 49.1 |

資料來源：EIU, Country Report: Poland, 3/1993.

註② 同註①。

表二 波蘭1993年國會大選主要政黨資料表：

| 黨名 | 黨魁 | 主要候選人 | 競選政見 | 席位 | |
|-----------------|---|---|---|-----------------|-------------|
| | | | | 眾議院 | 參議院 |
| 民主左派聯盟 (SLD) | Włodzimirz Cimoszewicz | Aleksander Kwasniewski; Ewa Sychajska; Piotr Ikonowicz | 1.改革的真諦是在為全波蘭人服務； 2.採取左派(the left)路線，經營波蘭； 3.支持墮胎立法； 4.同情少數民族； 5.政教分離； 6.設計一個中央分權的國家權力結構； 7.積極圖謀加入歐洲。 | 171 (+111) × | 37 (+33) |
| 波蘭農民黨 (PSL) | Waldemar Pawlak | Aleksander Luczak; Josef Zych; Andrzej Micewski | 1.國家保證給予農產品最低的價格保證； 2.給予農民便利的信用貸款； 3.限制西方競爭性高之農產品的進口。 | 132 (+84) | 36 (+28) |
| 民主聯盟(UD) | Tadeusz Mazowiecki | Hanna Suchocka; Jacek Kuron; Janusz Onyszkiewicz; Bogdan Boyusewicz | 1.經濟改革為施政第一要務； 2.儘速通過醫療保健、養老金、農業及教育方面的立法。 | 74 (+12) | 4 (-17) |
| 勞工聯盟(UP) | Ryszard Bugaj | Zbigniew Bujak; Wieslawa Ziolkowska; Aleksander Malachowski | 1.採取較寬鬆的財政政策； 2.廢除私有化部(Privatization Ministry)； 3.廢除國營企業的特權； 4.降低財產稅。 | 41 (+37) | 2 (+2) |
| 獨立波蘭聯盟 (KPN) | Leszek Moczulski | Krzysztof Krol; Andrzej Ostoja; Owsiany; Dariusz Wojcik | 1.反共產主義； 2.致力於建設一個獨立的波蘭； 3.在中東歐建立一個多元種族的聯邦國家； 4.同情與支持少數民族的權利； 5.未來四年內創造一個完全就業的環境。 | 22 (-24) | 0 (-4) |
| 支持改革非政黨聯盟(BBWR) | 無正式的黨魁 Andrzej Oleihowski(BBWR計劃理事會主席) | Pawel Moczydlowski; Zbigniew Religa; Jerzy Eysymontt; Krzysztof Rutkowski; Danuta Piontek | 1.繼續推行經改計畫； 2.要作為勞工、雇主、農民與地方政府官員的代言人。 | 16 (+16) | 2 (+2) |

| 黨名 | 黨魁 | 主要候選人 | 競選政見 | 席位 | |
|--------------------|---|--|--|------------|------------|
| | | | | 眾議院 | 參議院 |
| 日耳曼少數民族黨 | Not Available | Henryk Kroll; Dietmar Brehmer; Helmut Pazdzior. | 1.成爲東方和西方間的溝通橋樑，以利波蘭的穩定； 2.加入歐洲； 3.一起創造一個更好的生活。 | 4 (-3) | 1 (0) |
| "祖國"天主教選舉委員會 | Wieslaw Chrzanoski(ZCHN); Aleksander Hall(PK); Pawel Laczkowski(PCHD); Josef Slisz(SLCh). | Stefan Niesiolowski; Henryk Goryszewski; Pawel Laczkowski; Wieslaw Chrzanoski. | 1.發展自由企業； 2.建立私有財產制度； 3.各級學校應加強愛國教育； 4.降低稅率； 5.採取保護性關係； 6.愛用國貨； 7.積極爭取加入歐洲共同體。 | 0 (-53) | 1 (-11) |
| 團結工會 | Marian Krzaklewski | Alojzy Pietrzyk; Zygmunt Wrzodak; Zbigniew Romaszewski | 1.勞工的代言人； 2.積極推展私有化運動； 3.建立一個福利國家。 | 0 (-27) | 9 (-2) |
| 中央聯盟(PC) | Jaroslaw Kaczynski | Lech Kaczynski; Jan Parys Teresa Liszcz Witold Marczuk | 1.清除守舊官員，以振興波蘭經濟； 2.積極改革波蘭。 | 0 (-44) | 1 (-8) |
| 自由民主國會(KLD) | Donald Tusk | Jan Krzysztof Bielecki; Michal Boni; Janusz Lewandowski. | 1.未來四年內創造100萬個工作機會； 2.降低稅率； 3.鼓勵出口； 4.推行私有化運動。 | 0 (-37) | 1 (-5) |
| 波蘭農民黨—農民聯盟(PSL-PL) | Gabriel Janowski | Gabriel Janowski | 1.外國人滾蛋(No land for foreigners); 2.農業是經濟的發動機。 | 0 (-28) | 1 (-6) |
| 鄉村團結工聯 | Not Available | Not Available | Not Available | 0 (0) | 1 (+1) |
| 自衛黨(Self-Defense) | Andrzej Lepper | Bohdan Poreba; Stanislaw Skalski; Janusz Bryczkowski; Wladyslaw Komar; Antoni Ardt | 1.爲負債的農民辯護； 2.失業者的代言人。 | - | - |
| X黨(Party X) | Stanislaw Tyminski | Josef Kossecki | 1.Plan X for Poland; 2.Party X-the one chance for Poland. | - | - |

* 括弧內的數字表示：該黨1993年所獲席位比1991年大選所獲席位之增減情形，" + "表示增加，" - "表示減少。

總的看來，波蘭「非共化」後的政經發展已起了劃時代的變化。最明顯的轉變：其一，由共黨獨裁的「一黨專政」走向多黨民主；易言之，波蘭這一個極權的社會主義蛻變，成爲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其二，由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轉化爲社會市場經濟；換言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復存在，引進市場經濟機制，私有化成爲經濟改革的重頭戲。其三，尊重基本人權取代階級鬥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再是一切思想的主導力量，社會邁向多元化，基本人權不但獲得保障，而且還平反過去受共黨迫害的事件，恢復名譽，予以適當補償。

(二)政局不穩的原因

促使波蘭國會提前大選的近因，當然是今（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由「團結工會」和一些反對派議員共五十二名提出不信任案，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以二百二十三票對一百九十八票，即二百二十三票爲法定最低票數），迫使總理蘇赫茨卡夫人（Hanna Suchocka）下台。^③這位甫於一九九二年七月臨危受命，挑起改革大業的女總理，在位期間僅僅十個月，對國營企業結構的改造和所有制改革方面，採取斷然措施，逐步落實私有化，並在改革金融和稅收體制，爭取外貿和降低外債等領域，表現不凡，績效斐然。這位出身波茲南（Poznan）的憲法學者，雖然只有短短不到一年的任期，但她在某些方面的作爲頗受肯定。例如在朝野之間的互動關係方面，蘇赫茨卡總理強調國會各黨派之間進行協商，求同存異，加強與反對黨對話，相互妥協。在社會生活方面，蘇氏領導的政府宣示，在財政預算結餘的情況下，提高薪資和退休金。自一九九三年開始，蘇赫茨卡政府的上述措施，的確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如工業生產逐漸回升，失業率減緩，社會緊張局面有所降溫。^④不過，波蘭過渡到市場經濟階段的四大消極因素，依舊存在，即龐大的財政赤字（預計一九九三年高達五十億美元）、突破兩位數比率的失業人口（在一九九三年上半年爲二百六十萬人）、虧損累累的國營企業和農場（欠債超過五十億美元），以及巨額的內外債務（外債高達五百億美元、內債近一百億美元）。以上困境非但無法使波蘭的經濟短時間復甦，而且成爲各黨派鬥爭激化和社會衝突加劇的催化劑。^⑤由於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新年度財政預算的審查和擴大企業私有化法案，就讓蘇赫茨卡總理難以招架。尤其爲緊縮預算赤字，大幅刪減文教、衛生經費和限制職工薪資提高幅度等一九九三年度國家預算法案的執行，導致五月掀起全國性教師罷課和醫務人員罷工的浪潮，成爲國會提出不信任案的導火線。^⑥

註③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一版。

註④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第四版。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同註④。

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電工出身的瓦文薩總統，曾一針見血的批評波蘭政局的混亂，乃肇因於各黨派勢力相互傾軋，把時間花在爭吵上，而不專注在解決人民關心的各種經濟問題上。①因此，當國會對蘇赫茨卡政府投不信任案的情況下，瓦文薩選擇解散國會的原因之一，即希望促進波蘭政局的穩定，避免政府再度陷入危機。其原因之二，由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大選產生的國會，黨派林立，造成各黨派勾心鬥角，爭吵不休，議而不決。因此，解散議會提前大選，可為未來國會穩定的生態創造條件。

波蘭在共產黨近半個世紀的長期壟斷留下爛攤子，制度早已僵化，人民的思維也飽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扭曲，對民主過程和民主教育根本模糊不清，一知半解，加上新舊體制交替，要把吃大鍋飯又根深蒂固的社會主義制度，一下子予以排除，馬上搬出一套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新制度，其所遭遇千頭萬緒的難題，豈能在三、五年即可迎刃而解。因此，波蘭政局的動盪，還得要等待相當時日，至少也得要到本世紀結束。

三、各主要政黨得票率之分析

(一) 各政黨政見之比較

波蘭在共產黨統治時代，官方核准可以公開活動的政黨只有三個，即統一工人黨（PZPR，一般俗稱波蘭共產黨）、統一農民黨（ZSL）和民主黨（SD）。後二者一直追隨波共，唯命是從，形同波共的外圍組織，因此被戲稱為波共附庸或尾巴黨。一九八九年政治民主化以後，登記合法並公開活動的政黨已超過一百個以上。一九九一年十月的國會大選，參與角逐議會席位的政治團體，也有四十餘個政黨，結果有二十九個政黨和獨立組織，在國會擁有自己的席位。有鑑於上述大選造成政黨林立的教訓，影響政局的穩定性，故本屆大選採新的選舉法，依政黨比例，政黨必須超過百分之五的門檻，政黨聯盟則必須獲得百分之八的得票率，始能在國會分配到席位。這次的國會大選，參與角逐的政黨，也超過四十多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競爭。茲就主要政黨或政黨聯盟所提出的政見，扼要列表比較如下：

綜觀上列各主要政黨的政見，基本上可歸納下列幾個共同特點：

其一，推動改革的道路不可逆轉；各主要政黨均有這樣的共識，即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祇是在改革的進程上，激進或緩慢，有所差異而已。各政黨咸信，抑制通貨膨脹，舒緩失業率的劇增，以及改善生活條件乃當務之急，必須全力以赴。

註① Der Spiegel, Nr. 45, 4, Nov., 1991, pp. 197-199.

其二，爭取納入歐洲體系，以鞏固波蘭的穩定發展與安全；波蘭地處俄羅斯和德意志兩大民族之間，在歷史上慘遭四次瓜分，有亡國之痛。八、九〇年代交替之際，好不容易擺脫共黨控制，爲了千秋安定，華沙爭取加入歐洲共同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顯然有利其經濟發展和國家利益。因此，促使波蘭加入歐洲架構內，也是各主要政黨的共識。

其三，着重公共政策，不再強調意識形態；各政黨的政見集中在財政、農業政策、社會保險、私有化措施等議題上，對遙不可及的意識形態論辯，儘量迴避。只有一、二個政黨特別以「反共」爲訴求，但選民反應冷淡，已非八〇年代的盛況所能比擬。

其間，各政黨政見的差異性，最明顯地反映在不同階層的利益上。例如農民黨代表近四成的廣大農民之利益，尤其以「農產品最低價格保證」、「提供農民低利信用貸款」、「限制西方競爭強的農產品進口」等做爲訴求，來爭取農民的選票；^⑧代表勞工權益的勞工聯盟和「團結工會」，則主張「建立福利國家」、「採取較寬鬆的財政政策」、「取消國營企業特權」，希望政府多照顧勞工大眾，來搏取勞工選民的支持。^⑨本屆大選，顯然比二年前的自由選舉所出現的五花八門之現象，要進步得多。各政黨大體上都以公共政策爲主要議題，不再有類似以「愛好啤酒」爲號召，做爲政黨的選舉政見。

(二) 各主要政黨得票率之分析

這次國會大選，誠如選前的民意調查顯示，民主左派聯盟和農民黨可領先執政的民主聯盟。其官方正式公佈的結果是，民主左派聯盟得票率二十點四一%；在眾議院獲一百七十一席、參議院占三十七席；農民黨十五點四〇%，眾議院一百三十二席、參議院三十六席，民主聯盟十點五九%，眾議院占有七十四席、參議院僅得四席。其他依次爲，勞工聯盟，獨立波蘭同盟和「支持改革非政黨聯合」等等（參見附表三）。^⑩

從這次波蘭選局的變化來看，由波共改頭換面的民主左派聯盟之所以致勝，重掌政權，基本上可歸納下列原因：其一，「團結工會」四分五裂，力量分散，使左派勢力有東山再起的空間。由「團結工會」分裂出來的五個右翼小黨總得票率近百分之三十，但因彼此不合作，堅持己見，導致未達最低標準百分之五的門檻，而無法進入國會。^⑪其二，激進「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不但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造成失業率節節升高，通貨膨脹嚴重，不少選民出現兩極化，或不投票，或投

註⑧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40, 8 Oct., 1993, pp. 21~23.

註⑨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36, 10 Sept., 1993, pp. 1~16.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第九版。

表三 一九九一、一九九三波蘭國會大選席位分配表：

| 政 黨 名 稱 | 眾議院 (Sejm) | | | | 參議院 | |
|--|--------------|-------|------|-------|------|------|
| | 1993 | | 1991 | | 1993 | 1991 |
| | 席位 | 得票率% | 席位 | 得票率% | 席位 | 席位 |
| Democratic Left Alliance (SLD) 民主左派聯盟 | 171 | 20.41 | 60 | 11.98 | 37 | 4 |
| Polish Peasant Party (PSL) 波蘭農民黨 | 132 | 15.40 | 48 | 8.67 | 36 | 8 |
| Democratic Union (UD) 民主聯盟 | 74 | 10.59 | 62 | 12.31 | 4 | 21 |
| Union of Labor (UP) 勞工聯盟 | 41 | 7.28 | 4 | 2.05 | 2 | — |
| Confederation for an Independent Poland (KPN) 獨立波蘭同盟 | 22 | 5.77 | 46 | 7.50 | — | 4 |
| Nonparty Bloc to Support Reform (BBWR) 支持改革非政黨聯合 | 16 | 5.41 | — | — | 2 | — |
| German Ethnic Minority (four committees) 日耳曼少數民族黨 | 4 | 0.71 | 7 | 1.70 | 1 | 1 |
| "Fatherland" Catholic Election Committee 「祖國」天主教選舉委員會 | — | 6.37 | 53 | 9.84 | 1 | 12 |
| Solidarity 團結工會 | — | 4.90 | 27 | 5.05 | 9 | 11 |
| Center Alliance (PC) 中央聯盟 | — | 4.42 | 44 | 8.71 | 1 | 9 |
| Liberal Democratic Congress (KLD) 自由民主國會 | — | 3.99 | 37 | 7.48 | 1 | 6 |
| Polish Peasant Party – Peasant Alliance (PSL – PL) 波蘭農民黨 – 農民聯盟 | — | 2.37 | 28 | 5.46 | 1 | 7 |
| Real Politics Union 現實政治聯盟 | — | 3.18 | — | 2.25 | — | — |
| Others 其他政黨 | — | 9.20 | 44 | 17 | 5 | 17 |
| Total 總計 | 460 | 100 | 460 | 100 | 100 | 100 |

資料來源：①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40, 8 October 1993, pp. 21~23；

②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36, 10 September 1993, pp. 1~16.

下「賭爛票」給左派政黨，致使原來執政的民主聯盟慘敗，落居第三位。其三，波共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大選，不得民心而垮台之後，在危機意識的刺激下，重整旗鼓，憑波共往昔所建立的人脈關係和嚴明紀律，並宣佈與過去歷史劃清界線，放棄共產主義，支持市場經濟，多少緩和了選民的疑懼。其四，政經分離，波蘭天主教會不再支持特定政黨，使民主左派聯盟和農黨更有開發選票的空間。其五，現行新的法規，附加門檻，政黨必須得票百分之五以上，政黨聯盟則須百分之八以上，始能在國會分配到席位，限制小黨林立，對大黨或聯盟黨較為有利。另外，該黨黨魁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年二十八歲，英俊瀟灑，能言善道，領導有方，也贏得不少婦女選票。

農民黨在上屆國會選舉時，表現並不突出，得八點六七%，在眾議院占四八席，參議院八席。何以在本屆大選竟然超出執政的民主聯盟有百分之五之多，而直追民主左派聯盟，名列第二大黨。究其原因，可歸納出下列三點：第一，波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農民人口，農民黨一再宣稱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農民自然是農民黨的主要票源。第二，「團結工會」當政之後，內部呈現權力鬥爭，未善盡經改之責，農民生活每況愈下，對「團結工會」深感失望。第三，農民黨的主要政見訴求，強調農民利益，要求改善現階段農民瀕臨困境的生活，道出農民的心聲，贏得了農民的支持。

至於反共的民主勢力何以沒有維持優勢，鞏固執政地位？其導致衰退的主因有：其一，由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改造工程千頭萬緒，問題繁多，非短時期內可以克服，自然容易引起選民不滿。其二，對抗波共政權的民主力量，在抗爭初期有共同敵人，目標一致，容易整合和團結。惟等到共黨政權倒塌之後，這股勢力嚐到權力滋味，各有所衷，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不一，導致分道揚鑣，四分五裂，票源分散。其三，「團結工會」上台執政之後，未當機立斷剷除共黨餘孽，各級行政系統仍由大批共幹把持，使其有可乘之機，鞏固地盤，並繼續發展組織。^⑩其四，「團結工會」和瓦文薩總統欠缺行政經驗，人才不足，同時，在波共統治下，中立的文官制度亦付闕如，仍須仰賴共黨培養的各級公務人員，因此，不易掌握大局。

波蘭的國會大選，眾議院採政黨比例代表制，在四百六十席中，三百九十一席由超過門檻的政黨或聯盟依得票比例分配；另外六十九席由得票超過百分之七之政黨分配，但若沒有任一政黨超過此一門檻，則由得票前三名之政黨分配。^⑪波蘭新選舉法如此規定，顯然是爲了消除上屆大選出現政黨林立的現象，藉以穩定政局。至於參議院選舉方式，仍採多數決，波蘭共有四十九省，除了華沙和卡托維茲（Katowice）各選三名代表外，其餘各省，每省選出二名代表，全部共有一百個席位

註⑩ 同註⑪。

註⑪ 同註⑨。

波蘭共有二千七百萬合格選民，本屆的投票率為百分之五十二，比上屆的百分之四十投票率還高。波蘭自一九八九年民主化以來，歷次的大小選舉，選民參與程度，顯得冷漠而不積極。究其原因，主要是對民主改革進程績效不彰深表失望，短期間內選舉次數過多，選民顯得沒耐心，選舉法規繁雜，選民尚難適應，以及共黨統治過久，民主教育不足等等因素。因此，波蘭邁向民主坦途，猶待加強民主教育。

四、新政府的組成與面臨課題

(一) 聯合政府的特色

這次大選的結果，蘇赫茨卡內閣當然大失所望，未能如願以償，繼續推動未竟志業。取得最高得票率的民主左派聯盟本可依民主慣例，優先組閣，但因右派的民主聯盟不肯為新政府「背書」，拒絕加入聯合政府，使民主左派聯盟當不上「主角」，喪失領導組閣機會。在這種情況下，使農民黨有可乘之機，左右逢源，脫穎而出。該黨主席巴夫拉克（Waldemar Pawlak）終於獲

得總統瓦文薩的提名，膺任總理，組織新政府。其內閣名單如表四。

表四 新內閣成員

| 內閣部會 | 姓名 | 黨籍 |
|-----------|-----------------------------|--------|
| 總理 | Waldemar Pawlak | 波蘭農民黨 |
|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 Marek Borowski | 民主左派聯盟 |
| 副總理兼教育部長 | Aleksander Luczak | 波蘭農民黨 |
| 副總理兼司法部長 | Wlodzimierz Cimoszewicz | 民主左派聯盟 |
| 外交部長 | Andrzej Olechowski | 無黨籍 |
| 內務部長 | Andrzej Milczanowski | 無黨籍 |
| 國防部長 | Admiral Piotr Kolodziejczyk | 無黨籍 |
| 對外經濟關係部部長 | Lesław Podkanski | 波蘭農民黨 |
| 私有化部長 | Wiesław Kaczmarek | 民主左派聯盟 |
| 工業與貿易部長 | Marek Pol | 勞工聯盟 |
| 運輸部長 | Bogusław Liberadzki | 民主左派聯盟 |
| 交通部長 | Andrzej Zielinski | 波蘭農民黨 |
| 環境保護部長 | Stanisław Zelichowski | 波蘭農民黨 |
| 建設部長 | Bsrbarb Blida | 民主左派聯盟 |
| 農業部長 | Andrzej Smietanko | 波蘭農民黨 |
| 衛生部長 | Jacek Zochowski | 民主左派聯盟 |
| 文化部長 | Kazimierz Kejmek | 波蘭農民黨 |
| 勞動與社會政策部長 | Leszek Miller | 民主左派聯盟 |
| 中央計畫辦公室主任 | Mirosław Pietrewicz | 波蘭農民黨 |

資料來源：Translation Copyright: PNB 1993.

從上表的成員觀之，農民黨擁有六名部長，民主左派聯盟七名，無黨籍三名和勞動聯盟一名。新內閣有下列特色：

第一，內閣重要部門如外交、內政和國防等部，均由無黨籍政治人物出任，民主左派聯盟和農民黨為求內閣得以順利組成和運作，只好放棄爭取這三個重要部長的職位。

第二，農民黨掌控教育、文化、農業、對外經濟關係、交通、環保等部。顯然地，農民黨想在農業政策、環保問題以及文化教育等工作等領域，發揮其影響力。

第三，由波共脫胎換骨的民主左派聯盟負責財政、司法、私有化、運輸、建設、衛生和勞動等部，這很明顯地想在社會福利方面，主導政策的推展，尤其有意放慢私有化腳步，緩和失業率的暴增，以疏解民怨。

第四，內閣成員年輕化，均是新生代，年齡在四十歲上下，總理巴夫拉克年僅三十四歲，更為突出。^⑭

波蘭走向民主化之後，新生代的政治人物嶄露頭角，表現不凡。例如民主左派聯盟最重要成員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克瓦希涅夫斯基，一九五四年生，年僅三十九歲，畢業於格但斯克大學經濟系。一九七七年加入統一工人黨，一九八一—八五年間，曾任二家報社的記者和總編輯，一九八五年被提拔為體育部長，一九八八—九二年任波蘭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可謂少年得志，仕途一帆風順。克氏之所以平步青雲，除了他具有領袖魅力，談吐優雅，風度翩翩的特質外，還懂得「公關」之道，適時把握行銷良機。這位有波蘭「明日之星」的政壇人物，其作風最受肯定者，即與過去共黨劃清界線，曾明確表明「既非共產黨，也不是共黨接班人，我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先斬斷與波共的關係，又嚴格執行黨紀，同時順應潮流，主張經濟改革政策，務實而不唱高調。因此，克氏不但促使民主左派聯盟內部穩定，而且也贏得了選民的心。^⑮

由農民黨脫穎而出任內閣總理的巴夫拉克，則更為年輕，出身農家，學生時代曾支持過「團結工會」，與瓦文薩過從甚密，一九九二年六月，在蘇赫茨卡組閣之前，一度被提名出任總理，但組閣未成。孰料，一年之後他捲土重來，終於如願以償，領導新政府，成為戰後波蘭史上最年輕的總理。^⑯

(二)當前面臨的課題

巴夫拉克上台執政時，即公開表示，他的政府將繼續強化波蘭經濟體質，促進進出口，以及建立穩定的農業政策為第一要務。^⑰其實，當前波蘭面臨的課題，仍有一籬筐亟待克服，茲舉其要者，略述如下：

^⑭ Translation Copyright: PNB 1993, p. 3.

^⑮ Der Spiegel, Nr. 39, 27 Sept., 1993, pp. 202~203.

^⑯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6 October 1993, p. 10.

^⑰ Ibid.

其一，如何排除龐大財政赤字、高失業率、虧損累累的國營企業和集體農場，以及高額的內外債等危機，乃是當務之急。目前波蘭這些不穩定現象，除了共黨政權留下一個長期沉疴的爛攤子外，當然還有由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轉型階段不可避免の後遺症，諸如通貨膨脹和失業人口的暴增。雖然在蘇赫茨卡政府時期對上述病症痛下針砭，有所緩和。可是，這些棘手難題非短期間內可以一一克服的。因此，巴夫拉克領導的新政府，如何妥善舒解這種困局，誠是最艱難的挑戰和考驗。

其二，如何使競選期間所提出的政見付之實現。在本屆大選時，民主左派聯盟曾開出如下支票：即抑制失業率上升和經濟衰退，控制預算赤字和改善社會政策，以及在經濟轉化過程擴大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範圍。^⑬農民黨則著眼在改善農民生活條件，主張增加公共開支、調整薪資、退休養老給付和農業補貼。^⑭準此以觀，新政府必須一方面遏止通貨膨脹、降低預算赤字，但另一方面又勢必要擴大公共開支，始能照顧廣大農民階層。如此一來，政府在債台高築、資金短缺的情況下，如何籌措大筆財源來兌現這張支票，實非易事。再者，當波蘭正邁步走向市場經濟之時，新上台的執政黨又企圖擴大對經濟發展的干預範圍，這無疑會阻礙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

其三，聯合政府內部尚有矛盾，能否攜手合作，猶待尋求共識。民主左派聯盟和農民黨，其前身在共黨政權時代儘管有過「結盟」關係，但兩者均已改頭換面，並由新生代接掌領導權，其治國理念和改革策略自然不盡相同。例如民主左派聯盟主張廢除參議院，回歸共黨統治時期的一院制；同時，又倡議修憲，限制總統職權，好讓瓦文薩總統充當虛位元首，不致於干預內閣的施政方針。^⑮反觀農民黨，則與瓦文薩總統較為接近，彼此合作的空間較大。雖然民主左派聯盟和農民黨在國會共擁有一百零三席，控制絕對多數，足可貫徹政府各項政策的執行。不過，兩黨的政綱尚有差異，所代表的利益團體也不同。因此，當政期間摩擦在所難免，何況，民主左派聯盟亦由數個左派政黨結合而成，各有所本。凡此種種，聯合內閣仍有待時日考驗。

另外，波蘭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問題，這二項議題基本上朝野已有共識。華沙當局很明顯地想加入北約和甫於十一月一日由歐洲共同體演變而成的歐洲聯盟，藉此一方面可確保其安全，另一方面又可提升其國際地位、促進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從種種跡象顯示，波蘭成爲北約和歐洲聯盟的一員，乃時勢所趨，僅是時間問題。波蘭正式成爲北約會員國，比較容易達成，或許二十世紀結束之前即可望實現。惟加入歐洲聯盟，限於目前的經濟條件仍未成熟，還得要等到下一個世紀才有可能。

註⑬ 同註⑨。

註⑭ 同註⑨。

註⑮ 同註⑨。

五、結 論

由這次波蘭大選看來，由共黨蛻變而來的左派力量再度抬頭，有如一九九三年二月立陶宛的大選，原共黨改革派人馬東山再起，重新執政。這種所謂的「立陶宛現象」或「後共產主義力量」，是否反映著一個新的幽靈再度在東歐徘徊，前共黨即將捲土重來？從以上的論述，基本上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儘管東歐左派勢力有再度崛起的機會，但要再度走回老路，已無可逆轉。其主要論證：第一，原東歐各國共黨基本上已脫胎換骨，不再奉行共產主義，而正遵循議會路線，步上政黨政治。第二，國會定期改選，有反對黨監督制衡，不可能回到「一黨專政」。第三，市場經濟機制正展現功能，日漸蓬勃，極有希望使社會主義遺留下來的沉痾，起死回生。第四，蘇聯解體，蘇共瓦解，共黨陣營失去領導中心，整合困難。

至於波蘭未來的政局走向，總的來說，政治方面會漸趨穩定，因為國會政黨林立的現象消失，聯合政府在國會掌握絕對優勢，較易推動各項政策；經濟方面仍呈現困局，棘手難題如通貨膨脹、失業率、私有化進程、財政赤字及外債等等問題，不是三兩年內可以克服的；社會方面，教會固然是社會的穩定力量，但社會多元化後帶來不小衝擊，犯罪率上升，亟待調適。具體言之，波蘭已完全擺脫戰後共黨控制的枷鎖，演變成爲現代民主國家，不久可望被納入歐洲政治、經濟和安全的架構內。